



春渚紀聞卷第九



韓青老農何遠撰

記硯

端溪龍香研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宝龍香研端溪石也史君与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者腦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迂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里而取之使琢為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牀輔星在焉因目之為斗星硯汪自是家道饒益悞為要人所奪祕不語人每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宝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随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予与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硯

吳丹余拂居厚家所宝玉蟾蜍硯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与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懷硯極側已而聞袖中噴然有聲視之蟾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硯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
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安定世家云是李義
山遺硯其腹疵垢真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
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
骨琢磨黜頰出尤物雕龍滿懿傾漣渤安世屢
欲易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壁易向叔堅矣
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為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
其周旋為端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
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翹
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沒人之見下有圓
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即
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轉仄之間
若有涵水声硯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
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珍滋蔭此潭以
孕崖石^散為文字之詳今日見之笑鬼即叢手攻

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
剖之為二硯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
應有二何為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
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
于一家以啓籍人貪心託以解職面獻而公以
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笑而硯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
物而有賞鑒為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為端州者
得二岩石硯璞藏之甬世矣後有孫於京師得
鐵鏡背名高古有道人請為磨治云須得美石
有鋒劔而不剗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尽善
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明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
殆希世之珍非身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且出
斯宝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
使公見其搜緊也細視之則石面脉理深青色
盤絡如栢枝狀漫不曉其為何等物也道人索
酒引滿大矢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

所償之直吾將遠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
正圓中經七八寸渾厚無眼於馬肝色中盤一
金色龍頭角爪尾槩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
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硯矣

呂老煨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硯
之瓦鏤也有教之為硯者硯成堅潤宜墨光溢
如漆每硯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為誌呂老既死
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為之甚衆持至
至京師每硯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
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硯不可得者研出於陶
而以金鉄物刷之不入為真余兄于碩所獲而
作玉壺樣者尤為奇物余嘗為之銘曰真仙戲
幻煨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籬壁以
睨其璞顧彼瓦甃為有慙德範而為硯以極其
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硯

悟靖處士王秉天誘所藏澄泥硯正紫色而堅

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剛鉄之了無
痕壘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硯首無呂字其
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為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
孫真人硯是非固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硯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
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
於其故基缺地得之鏤以為硯雖易得墨而終
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為

真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為沙粒所隔去之則便
成沙眼至难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為硯而不加
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予為
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
無英豪磔裂異肩髀終令盜坏土堦作三臺瓦
雖云當塗高會有石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蜚翳
梧擯錫花封雨苔鴛彩晦雲鏤當時丹油法實
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歛
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損百金訪獲從吾詫興亡

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
從令瓦甃餘當擅瓊瑰價士患德不脩不憂老
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硯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為壯麗
後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為硯號
為竒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
之是者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
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候臺魏

文帝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
譙交至今南皮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
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之子遂取其斷
缺者規以為硯其堅与鉄石競屢敗斲工之具
僅能容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
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
先君所序而遂銘之曰方崢嶸煥弈於一時之
盛兮詎知天隆棟必傾而華榱終折洎毀擲埋
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而參夫文房

四宝之列盖物之显晦也有時而事之與廢也
常迭遺材良而墳美者雖亘千古兮不隨衆物
而湮滅

端石蓮葉硯

余過嘉禾王悟靖處士坐間有客懷出蓮葉硯
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
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
掌磨之索、有聲而墨光可鑑也其人甚惜不
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硯工終不能為也

風字晉硯

風字硯石色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硯心磨已
窪下背綠皴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為入光灑如
漆王天誘見之以為晉硯後易銅鑪於章序臣
序臣携至行朝為一嗜硯貴人力取去其所
蓄數百枚而此研為之冠也

烏金提硯

烏銅提硯余於錢塘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為柄
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為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

之而銘之曰鑄金為觚提携顛倒時措之宜發
於隱奧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室之庶幾允蹈

古斗樣鉄護硯

余兄宗勝所用鉄護硯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
斗樣温潤如玉為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
之余乃取以漆故而鉄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遂
銘之曰左瞽馬宮形則虧矣胷中之書振耀百
世

吳吳許採五硯

吳吳許採字師正字昼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
自為兒時已有硯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
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甃壙無遺恨
矣最佳者得蔡君模所宝端溪硯一圓厚寸餘
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才如著大名之
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
類洮河石面有十數暈金翠周間与孔雀毛間
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
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玉禹玉丞相書

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硯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
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為之銘
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謂推魯
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
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為之銘云
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
祈漸摩以窮年何為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昼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遠先
博士為徐州李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
嶮置局城下最為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
半字如蠅頭而体制楷精蘇州張珙妙於刊鐫
三年而後成甚自祕惜不易以與入與其所獲

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積歲自隨得之
者以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
硯端石長尺餘闊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
大者至銀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為八
硯云性懶滌硯又不柰宿墨滯筆日用一硯八

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硯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為數板用精鉄為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余於崇寧間見安定即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硯製紹興四年復拜公于錢唐湧金門賜第出硯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盜火而此硯常所受用復外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鉄肆中得一枚絕与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今人不能為也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涵星硯龍尾溪石夙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硯求為婺源簿既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覲工餞之百里探懷出硯此為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硯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

者熟不欲得佳硯每硯必得珍石則龍尾溪
當泓為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及十數幸善
護之然硯如常硯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
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絕耳先子性
率不耐勤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為之銘曰
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
肺腸与之為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硯詩

永嘉林叔膚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
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
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
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魁颺奪山行亦
自携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硯

比丘了能蓄端硯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
活潤背有李端銘叔云踏碓是向上機不識字是
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為祥為瑞有美
了能比丘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

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
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文家集遺此銘
故錄之

躍魚見木石中

徐州護戎陳臯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
盃圓淨無雕鏤紋盃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
陳用以貯水注硯因問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
游泳可愛意為偶汲池水得之不以為異也後
或疑之取置缶中尽出余水驗之魚不復見復

酌水滿中頃臯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
形体可拘復不可知為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
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嶮辟陳督役目
覩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
市得一異石將為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
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
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子無他異其
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
躍出撥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盃之類也

余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
主新立召与相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為獻金盃
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
藥成点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圓
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
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
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為洗
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硯滴也每注水滴中置蟾硯
不假人力而蟾口出泡、殞則滴水入硯已
而復吐腹空而止宋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舌
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宝晉齊申公
之孫伯深云

雷斧硯銘

余經雲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
体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為硯膚理銳澤
取墨磨硯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

治則以鉄為周郭如青州提硯所製亦几案間
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兩刀槩是從
震霆散墜風電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為硯
次資銳澤与翰墨而周旋誅姦諛之死鬼

春渚紀聞卷第九

春渚紀聞卷第十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夫大與山林孝道之人喜於談訪
者十盖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
苑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点銀為
金化鉄為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煨粉點銅者
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茆

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茹死留以乾求如漢之王陽妻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鷓鴣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負龜毛兔角而為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真訣知而不為者章中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煨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法欲以相授幸少憇我廬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為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為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煨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煨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坩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類瀆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即伏硃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即者少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即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母結成母砂子取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匙上熾炭十斤籠砂煨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不再抅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煨法世唯語韓公親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因語教法皆不能成寶世謂煨法者授之并語目覩教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即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儀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

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
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
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
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与之
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日醉
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
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欣然取器分取既
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
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眞仙丹藥所製汞
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
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眞
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
累資用素窘旣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已奉
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砒粉法是名丹陽者
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
已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

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煨工皆知我銀可再入
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
白而加光礬取棗肉爲圓俟溶銅汁成即投藥
甘鍋中須更銅中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
消石攪之傾槽中眞是爛銀雖經百火柔軟不
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而
賦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
而法而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令
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
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
消所成也當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
僧便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
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而前盂
用力將竭可携來爲公加藥爲之也僧取盂授
查即碎盂別溶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錡投水
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

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雲川人與余為姻家待制公沈純成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未出世法間亦留心煨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虧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為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携行或為人所窺爾因出一絛囊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亡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替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遂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為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為道人同侶三人共奉丹灶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奉遊訪未遠今當各

散行以十年為期却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
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奉酒為約三人
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浙轉首之間忽
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持歡甚
劇餽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茆法差
似簡易即試為之而銅色不尽一人曰我於成
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
試也因取同煮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即增藥
再煮及出坩中則真金矣更相敬喜喜袖中

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常聞京師鑿家金肆
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
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執市鑿氏取其家金較
之則酥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
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金幸
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笑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
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為別即市
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
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回至三人者

醉甚而我独微醒徑破煙焰後稠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過祈天且誓為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敢不毫髮為已用也况散傳人手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葉点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且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永鉄皆成庚

朝奉郎刘筠国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遇溪渡篋塞遽脱急求不獲即取攬渡傍叢草堂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永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尽成黄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金底亦成黄金焉又臨安僧法坚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

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
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
呻吟床第間客就訊之云正為腹漲所苦即取
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
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
燭燭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臥床
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
為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骸成金乃密瘞其
骸既久經散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
丹灶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葉示沈正琥珀色
秤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鉄銚中以盞覆
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即開視以秤之并
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碯也又言
臨安壺山寺前有翁媪市餅餌為給而寺有僧
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無過費
而純質如一日密語之曰我有乾永法未嘗

語人念爾翁媪甘貧於餅肆且老矣可坐受安
逸翁媪即謝而受其方并面乾永示之數日翁
媪復携餅餌造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祕
乃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有一簿術自謂不
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余生也乃出
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即成黃金也老僧慙慙
禮謝翁媪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元
骨也翁媪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市藥即乾永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常安人其
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
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
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
道士從容謂公日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永法當
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藥
与汞取汞置鉄銚中以藥火許糝止復以器覆
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声即揭器示之永已
枯矣公取徐永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士曰

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為之此不
願為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遺吾得一起家
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永与方潭水中道中笑謝
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
其姊夫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
游季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藥肆也建常
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
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丸成金

李桓公愼副車李瑞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帥祕
藏王先生手化金丸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
初長主召捷至為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
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特坐爐側捷令
取新丸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杯置湯鼎上投
丸其中杪少藥糝上復注湯滿杯酒散湯已耗
半取丸視之則兩角浸陽處皆成紫磨金而一
角元是新丸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
家藏婁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丸而布

紋仍在也

變鉄器為金

閤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留朝請者在鎮江常延顧一道人信行借取案間鉄鈔云与道中煖酒用既与之教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教重封鈔還留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母因大笑曰鈔不直百錢何用見还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閑處一日取鈔作糊既條濯之視鈔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敬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盖是其具氣所化也

春渚紀聞卷第十終

卷之三

